

● 沈胜衣传奇系列之四

血 蝙蝠

「台湾」古龙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血蝙蝠

台灣古龍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:王大伟

装帧设计:怀 宇

血 蝙蝠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1.5 印张 24 万字

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20000

ISBN 7-80605-080-9/I·42

定价:8.60 元

序

自从写了“小李飞刀”和“侠盗楚留香”之后，我的读者越来越多了，“古龙”的名字也越来越响。书店里陈列着我的书，电视里放着我创造出来的人物和故事，街道上的音响喇叭里唱着“小李飞刀”的曲子，甚至还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要求我同意让他的酒店名字叫“楚留香酒馆。”

我感谢读者的厚爱。对这两个人物我也有自己的看法。“小李飞刀”李寻欢侠义善良，但也有性格上的弱点。他感情脆弱，拿不起又放不下，爱林诗音，但又不愿向她吐露真情，尽力压抑自己的感情，用喝酒来打发光阴，消极、悲观、痛苦，一生都处于矛盾和悲剧之中，活得很累太不洒脱。

楚留香呢？他潇洒、风流、幽默、诙谐，游戏人间，行侠仗义。他能把一件极难办到的事做得很漂亮，这的确很绝，很令人神往。很多人认为我在小说开头写的一纸短笺最能说明问题：

闻君有白玉美人，妙手雕成，极尽妍态，不胜心向往之。今夜子时，当踏月来取，君素雅达，必不致令我徒劳往返也。

这张短笺把一件盗取别人宝物之事，写得轻松、优雅、很有诗意，这就是楚留香的品格。

我有很多智慧很高、很有文学修养的朋友，他们一见到我总会问：“小李飞刀和楚留香写得真好，你为什么不

继续写下去，多写几集呢？”

我笑笑。

我只能笑笑。

小李飞刀已写到了极致，楚留香也写了八集，胡铁花也老了，怎么还能写下去？再写下去，也只能落入固定的形式中。

那么，我还写不写？

当然写！还要求变、求新，突破过去的陈旧俗套，重新尝试新的写法，塑造一个新型的侠客——沈胜衣。

沈胜衣，他不但有小李飞刀的悲天悯人的同情心，还有楚留香的飘逸潇洒、风流幽默，同时，又有他们的智慧和武功。小李飞刀是用刀，楚留香不用兵器，但沈胜衣却是用剑，而且是双手剑。

沈胜衣的故事曲折离奇，紧张刺激，而且很香艳，但绝不荒唐无稽，而是充满了爱与友情，慷慨与侠义，幽默与同情，希望读者在悲欢感动之余，能从书中受到启示，对这世上的人和事，看得更深些，更远些。

这是我写沈胜衣的最大愿望。

目 录

血蝙蝠

良朋中宵叙	夜归遇怪人·····	(1)
仆仆驿道上	父子无踪影·····	(24)
挚友费思量	遇巧沈胜衣·····	(55)
身遭蛇群噬	稚子心惊惶·····	(89)
容颜已非旧	是否已易容·····	(116)
打开石牢笼	飞鹏冲天去·····	(152)
脱去假脸皮	还其真面目·····	(166)
自戕为谢罪	恩怨一笔勾·····	(194)

银 狼

爪痕斑驳	血腥四溢·····	(223)
铁环厉啸	剑气冲天·····	(251)
荒凉颓庙	诡秘恐怖·····	(285)
设饵布陷	擒凶雪冤·····	(329)

良朋中宵叙 夜归遇怪人

血蝙蝠

月明星稀。

夜已深。

长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，灯光亦全都熄灭，雪飞鹏策马转进来，就像是走进了第二个世界。他嘴角犹带着太白居的酒香，太白居所在那条长街在他离开的时候，仍然很热闹。

那边的热闹与这里的静寂无疑是一个很强的对比。

“的得”蹄声，敲碎长街的静寂，蹄声是那么单调，听在耳里，雪飞鹏更觉孤独。

事实上，他策马前行一尺，离开他唯一的朋友楚浪就远一尺。在外面他的确也就只得楚浪一个朋友，他们自小就认识。但若非楚浪那么活跃，那么小就走到那么远玩耍，雪飞鹏连这个朋友也没有。

楚浪是威远镖局总镖头“金刀”楚万里的儿子，17岁便已跟随镖队行走江湖。所以这三年以来，他跟雪飞鹏这个老朋友见面的时间已不多，但每次走镖回来，也一定会找这个老朋友一聚。

雪飞鹏很羡慕楚浪的生活，很希望能够随楚浪往外走一

趟。可是他却知道他的父亲一定不会答应他这个请求。肯让他与楚浪到镇上喝酒,在他看来已经是一个奇迹。这也是他第一次离开居住的地方,走得那么远。一切给他的感觉,都是那么新奇,就连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与住在雪家庄之内的都好像不一样。这种不一样当然不是指相貌的方面。

他们在黄昏之前进镇,入夜之后一直就留在太白居之内喝酒。

雪飞鹏不敢喝得很多,他一向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,对于父亲的教诲一向都稳记在心。

他的父亲时常教训他,酒不可喝得太多,否则就容易闯祸。

他坚决拒绝楚浪送他回去,这最重要的原因,是他认为自己已不再是一个孩子。

他已经 17 岁,一个 17 岁的男人,应该懂得照顾自己。

何况他知道这附近一向都很太平,更何况他还有一身很不错的武功!

× × ×

长街上夜雾凄迷。

秋虽然方开始,不少树叶已枯落。

风吹过,落叶在滚动,一股难言的萧索充斥在天地之间。

雪飞鹏不由自主地催急了坐骑。

也在这个时候,他忽然听到了一阵凄凉的哭声。

女人的哭声。

哭声从前面传来,雪飞鹏几乎立即就肯定。

——这个时候,那个女人为什么在长街上哭泣。

雪飞鹏策马到街转角处,就看见了那个女人。

那个女人一身白衣，一手扶着墙壁，头垂下，双肩不住抖动，看来好像还哭得很伤心。

雪飞鹏催马上前。

那个女人若无所觉，雪飞鹏来到了她的身旁，她的哭声仍未停下。

雪飞鹏在那个女人身旁勒住坐骑，也就怔在那里，有生以来，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，一时间，实在不知应该怎样应付。

他想了一想，才开口：“小姑娘，什么事这样伤心？”

那个女人在他一开口时，就停止哭泣，一等他说完，就抬起头来，反问他：“你叫我什么？小姑娘？”

雪飞鹏当场又怔住。

月光正落在那个女人的面上，雪飞鹏已能够看清楚那个女人的容貌。

那个女人的容貌非常漂亮，两条眉毛有如弯月，眼睛细而长，适中的鼻子，小巧的嘴唇，每一部份都接近完美。

她的面色却有如粉垩。

苍白得连一丝血色也没有。

这种面色不像人所有，这种美丽也一样。

她的脸颊上没有眼泪，眼睛也没有泪光，那漆黑的双瞳甚至一些光泽也没有。

她却在盯着雪飞鹏。

雪飞鹏并没有被盯着的感觉，甚么感觉也没有，他本来并没有在意。

突然在意，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同时猛袭上他的心头。

他从未见过一个这样的女人，再细看，却发现了一件事。

——那个女人的容貌简直就像是画上去的。

他简直就像是在看着一张画，不是在看一个人。

可是画又怎会动？

那个女人抬手一掠鬓边的头发，道：“你还没有答复我？”

雪飞鹏不由自主应道：“我是叫你小姑娘。”

“你看我很小？”那个女人虽然在说话，嘴巴并没有颤动。

那些话完全就不像是由这张嘴说出来的。

雪飞鹏心头发寒，没有回答，他看不出那个女人的年纪。

那个女人接问：“你又有多大了？”

雪飞鹏脱口道：“17——”

“17岁还是一个小孩子。”那个女人一摇头，“小孩子还是不要管大人的事情。”

雪飞鹏立即道：“谁是小孩子了？”

那个女人叹了一口气。“人就是这样，小的不认小，老的不服老。”

雪飞鹏闷哼一声，转回话题。“你在这里哭什么？”

那个女人道：“谁说我哭了？”

雪飞鹏道：“方才你不是哭，是干什么？”

“在笑。”那个女人又那样“笑”起来。

雪飞鹏只听得毛骨悚然，暗忖：“这个女人莫非是一个疯子……”

动念未已，那个女人已说道：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”

雪飞鹏反问：“想什么？”

那个女人却回答道：“我不是一个疯子。”

她这样说，雪飞鹏就想说她是一个疯子也说不出口的了。

他终于发现事情并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简单，盯着那个

女人，忽然道：“你是冲着我来？”

那个女人笑起来，发出一阵银铃也似的笑声。

只是她的脸上既没有笑容，甚至丝毫变化也没有。

她笑道：“你只是一个小孩子，怎会有人与你过不去？”

雪飞鹏追问：“那你是……”

那个女人反问：“你姓雪？”

雪飞鹏又一证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姓雪的呢？”

“我还知道你叫做雪飞鹏。”

雪飞鹏盯稳了那个女人，却始终看不到什么。

那张脸事实是一张很陌生的脸。

“这是一个好名字。”那个女人接问：“是你的父亲替你改的？”

雪飞鹏诧异地问道：“你认识我的父亲？”

“他是不是还叫雪漫天？”

雪飞鹏诧异之极，雪漫天正是他的父亲。

那个女人没有等雪飞鹏答复就接道：“其实他应该改一个名字。”

雪飞鹏脱口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句话你应该回去问父亲。”

雪飞鹏试探着反问：“你到底是家父的……”

“可以说是朋友。”那个女人举手轻掠着披肩的秀发：“也许他不会承认，可是事实到底是事实，不能改变的事实。”

雪飞鹏追问：“那么你……”

“我没有姓名，不过，只要你对他说及，他一定会省起来。”

“我该怎样说？”

这句话雪飞鹏虽然没有说出口，但眼神已表露出来。

那个女人已接道：“因为我的脸很特别。”

“特别在那里？”雪飞鹏盯得更稳。

那个女人笑应道：“你看我的脸是不是很像画上去。”

雪飞鹏不觉道：“很像。”

“这是事实。”那个女人这句话更奇怪。

雪飞鹏没有作声。

“不相信？”那个女人探手从袖中取出了一方绣帕。

那是一方绿色的绣帕，上面绣的却既不是花，也不是鸟。

是一头人首蛇身、伞翼、乌爪，看来像蝙蝠的怪物。

月光下，雪飞鹏看得很清楚，却看不透那个女人到底要干什么。

那个女人举起绣帕，轻印在眉心之上，接道：“这眉毛随便就可以刷掉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”

雪飞鹏诧异道：“你……”

“看你还没有这胆量。”那个女人娇笑：“我自己来好了。”

她的笑声始终有如银铃一样，悦耳动听，但雪飞鹏听来却只觉得心寒。

那个女人娇笑着以绣帕刷向左右眉毛，一动之下，帕上绣着的那头怪物竟似要振翼从绣帕内飞出来。

这绣工的精细，实在世上罕有。

雪飞鹏这才留意到那头怪物的人首，面目是空白一片。

那个女人随便一刷便将手放下，雪飞鹏立即发觉，那个女人弯月一样的两条眉毛已经消失。

她的相貌本来就美得有些妖异，现在没有了眉毛，就更加妖异了。

雪飞鹏吃惊地望着那个女人。

“眼睛、鼻子，也都是一样。”那个女人以行动来证实她的话，再举绣帕，从容将眼睛鼻子拭掉，只剩下一张嘴巴。

雪飞鹏从未见过一张这样的脸庞，刹那间，他的感觉，也不知道是惊讶还是恐怖。

那个女人笑接道：“就连这张嘴巴即使刷掉了也不要紧，反正没有了嘴巴我也是一样能够说话的。”

语声未已，她又将嘴巴刷掉，那张脸庞也就变成一片空白。

雪飞鹏头皮发炸，喝问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那个女人不答反问：“我的脸是不是非常特别？”

雪飞鹏不能不点头。

那个女人又说道：“回到家里，你是不是已懂得怎样说话？”

雪飞鹏冷笑：“我看你不过在脸上戴着一张空白的面具。”

那个女人道：“若是面具，我怎能看得到你？”

雪飞鹏又是奇怪，又是恐惊，道：“你这样做有什么目的？”

“我已经说得很清楚的了。”

“你既然是家父的朋友，为什么不亲自去看他？”

“只因为我是一个他不喜欢看见的朋友。”那个女人笑接道：“我会亲自去见他的，但却不是在现在。”

雪飞鹏越看心就越寒，猛一咬牙，喝道：“说出你的名字，说！”

那个女人双手捧着脸：“我没有面目，认识我的人，都叫我无面。”

雪飞鹏怒道：“那有这样的名字？”

那个无面又笑起来。

她的笑与哭有时好像都没有多大的分别。

雪飞鹏一时间却不知道该怎样。

无面笑接道：“告诉你父亲——雪漫天，我来了，其他的人都来了。”

“其他的人？”

无面没有再说什么，转身举步，她身材窈窕，姿势美妙。

雪飞鹏急喝一声：“慢走！”

无面应声停步，没有回头：“你要怎样？”

雪飞鹏沉声道：“看你这般作为，也不会是什么好人，找家父，一定是要找麻烦！”

“是又怎样？”

“我把你拿回去！”

“怎样拿？”无面反问。

雪飞鹏语声更沉：“你最好就乖乖地跟我回去，否则莫怪我——”

“用武力？”无面仍没有转身。

雪飞鹏一声“不错！”右手已按在剑柄之上。

无面的眼睛仿佛就长在背后，立即道：“雪漫天的剑术很不错，你是他的儿子，当然也很不错吧。”

雪飞鹏道：“当然！”

无面笑接道：“有件事你也许不知道，雪漫天的剑虽快，还不如我的身形！”

雪飞鹏不相信，他父亲的剑术，他一向认为是天下无双。

就是他父亲本人，对自己的剑术，也充满自信。

他冷笑道：“是么？”

无面道：“你不妨一试。”

雪飞鹏道：“正有此意。”

“那还不拔剑？”无面竟催促雪飞鹏起来。

雪飞鹏冷冷道：“若是伤了你……”

“那我只要还能够走动，立即就离开，永远不走近这周围百里。”

雪飞鹏道：“那又怎样？”

“你父亲的性命最少能够长几年。”

“什么？”雪飞鹏目光一寒：“我看你只怕不是家父的朋友。”

“朋友有时也就是仇人。”

“你到底承认了！”雪飞鹏右手一抖，“呛”的长剑出鞘。

“小孩子到底是小孩子，不知天高地厚。”那个无面的女人仍然背向雪飞鹏：“你应该知道剑不出鞘则已，一出鞘就算本来没有危险，也会变成有危险的了。”

雪飞鹏沉声道：“你若有本领，只管杀我。”

“视死如归，果然不愧雪家子弟。”无面笑问：“我若是杀了你，又找谁送消息给雪漫天？”

雪飞鹏冷笑道：“取出你的兵器！”

“你真的要动手？”

“谁跟你说笑。”

无面缓缓的转过身来，她的脸仍然一片空白：“看来我不出手，你是不会心服的了。”

雪飞鹏剑指无面，道：“少说废话，拿兵器出来。”

“对付你又何须用兵器！”

“这是你自讨苦吃，可怪不得我。”

“来！”无面忽招手。

雪飞鹏应声从马背上拔起，人剑凌空射前去，身形既娇活，速度也不差。

无面竟视若无睹，就站在那儿。

雪飞鹏半空一声：“看剑！”一剑急刺无面的左肩。

也就在那刹那，无面的身形鬼魅般一闪，反手拍出两掌。

她的手掌有如白玉，一拍出，却竟劲风呼啸，雪飞鹏一剑刺空，剑势就被这两掌封住。

他闷哼一声，身形三变，左刺七剑，右刺八剑，凌空猛一个翻滚，当头又刺出一剑。

无面白衣飘飞，轻捷如飞鸟，连闪一十六剑。

她面上虽然没有眼睛，比起有眼睛的人竟然看得更透，雪飞鹏剑上的变化竟然仿佛全都在她的意料之中。

雪飞鹏却看不出她身形的变化，也想不通这个没有面目的女人如何能够闪避他的剑刺。

他的剑并没有慢下来，身形落下，剑从左臂下刺出，偏身一剑，贴地又是十一剑。

无面身形如流水行云，倒退三丈，连闪十二剑，一拧腰，又闪开雪飞鹏腾身的一剑突袭。

雪飞鹏吸气、提身，人剑如箭天离弦，再追刺一剑。

这一剑既劲且急，飞射无面的胸膛。

无面身形一刹那急起，一翻，竟翻上了雪飞鹏剑上。

她也竟就随着那一剑的刺出飘飞。

雪飞鹏几曾见过这么迅速的身法，只觉眼前人影一闪，剑刺空，无面就变了站在剑脊之上。

他掌心立时被冷汗湿透，右剑一收，左掌急打。

拳未到，无面身形已离开剑脊，轻飘飘地飘上了旁边的高

墙。

雪飞鹏收剑收步，喝道：“下来。”

无面笑应道：“方才我若是还手，你最少已死了七次。”

雪飞鹏铁青着脸，道：“为什么你不还手？”

“理由不是早就说了。”

雪飞鹏闷哼了一声，便待冲前去，无面的说话即时接上：“雪漫天不是一个无赖，他的儿子应该也不是。”

这两句话就像是两根钉子将雪飞鹏的两只脚钉在地上。

雪飞鹏不动，无面反而动了，双袖一展，蝙蝠一样掠上两丈外的滴水飞檐。

月正在那边，她竟像要飞进月中去。

雪飞鹏不由身子追前两步，他一动，无面人再动。

这一动便消失不见。

她没有飞进月中，只是飞越过屋脊，飞到雪飞鹏眼睛看不到的地方。

雪飞鹏没有追下去，因为他知道追不上，呆了一样的站在那里。

——怎会有这样的轻功，有这样的女人？

长街上的夜雾逐渐浓起来。

风吹过，雪飞鹏连打了两个寒噤，他这才发觉，后背的衣衫已经湿透。

他几乎以为方才是做梦，一场恶梦。

——那个女人到底是爹爹的什么人？

心念再动，他收剑奔回，跃上坐骑，一声喝吒，催骑前奔。

——只有问爹爹才清楚。

马飞快，雪飞鹏归心如箭。